

闲庭晚茶

鞋帽服饰的问世,最初是为了护体、保暖。天冷添衣、天热减衣,是生活常识。“饱带干粮,晴暖带衣”这类生活谚语,即体现了人们对服饰御寒功能的重视。

近年来异常天气频仍、多种传染病突袭,人们也随之增强了防护意识。戴口罩逐渐成为了一种公共自觉,并成了服饰文化的有机组成。有位酒店员工,一直戴着N95医用口罩。游客好奇地问她,你不会感觉闷吗?她说她戴了六年了,已经习惯了。可见口罩、围巾这类配饰的使用,也是习惯成自然。

有位痛风患者,久治不愈,后来一名中医认为有可能是脚受凉了,建议他穿上袜子。这个患者平日在家里喜欢打赤脚,外出喜欢穿透气凉鞋。听了医嘱,他开始穿袜子,穿运动鞋,把脚封得严严实实的。几个月下来,痛风竟然没有再发作。身受其益,他渐渐地习惯了穿袜穿鞋,其着装形象也随之变得规整。

随着服饰文化的演化,人们穿衣戴

着装要得体

□彭耕耘

帽,已不局限于御寒保暖,相反的更看重其装饰美化功能。“人靠衣装马靠鞍”“三分长相,七分打扮”“佛靠金装,人靠衣装”,这些俗语都说明服饰关系到人的外在形象,并成了审美不可或缺的内容。特别是女性,更注重服饰,欧美国家甚至认为“服饰是女人容貌的一部分”,由此衍生出时装周等活动。

着装关系到社交礼仪。推崇礼节的孔子,对服饰文化有着深入研究,什么场合穿什么服饰,如何搭配,他有着独到见解与系统论述。孔子强调端正衣冠是君子修身、保持威仪的基本要求,“君子正其衣冠,尊其瞻视”。孔子周游列国时,始终保持着“玄衣纁裳”的礼服规格。即便在陈蔡绝粮的困顿中,他仍坚持“席不正不坐,衣不正不仕”的准则。这种近乎严苛的自我要求,实则是将外在仪态视为内在修养的镜像。其弟子子路,在卫国惨遭刀兵,死前一瞬竟是挣扎着扶正冠缨,系稳帽带。孔夫子闻此,泪下不止:“结



新世说

吃苦

□刘春耀

生活中,总有人一边抱怨工作的辛苦,一边对现状牢骚满腹,甚至故作洒脱地说“无所谓”。可别轻易信了这些话,大多数时候,这不过是职场中的“情绪宣泄”或是“酸葡萄心理”使然。

一位熟人常对人抱怨差事辛苦,说打算退位让贤。另一人信以为真,兴冲冲跑去领导那儿请缨,要接下这“烫手山芋”。熟人闻讯后,气急败坏地跑去解释澄清,怒斥其无中生有,结果两人关系僵如坚冰。其实主动请缨的那人不懂,诉苦有时是种微妙的需要,更不懂“吃不着苦的苦,比吃苦的苦更苦”的道理。那熟人也理应明白,他口中的“苦”,在他人眼中未尝不是一种难得的“甜”——吃苦有时竟是一种资本与幸福,其中的苦甘参差,唯有亲尝者方能掂量明白。

这种“吃不着苦的苦”,我也深有体会。记得大学军训,我们每天顶着烈日,从早到晚地训练。正步走、齐步走,每个动作都要反复分解练习,直练得肌肉酸痛、双脚发麻;遇到大雨,照样趴在泥地里匍匐前进,浑身沾满泥浆;站军姿时,哪怕汗水流进眼睛,蜇得生疼,也得纹丝不动。不少同学累得直抱怨,有人甚至中暑晕倒。

可到了会操前,教官却要淘汰部分表现不够好的同学。谁都想站在会操的队伍里,展示这一个月的训练成果。我和几个动作不够标准的同学,不幸被列入“淘汰名单”。当其他同学在操场上热火朝天地排练时,我们只能坐在树荫下眼巴巴地看着。看着他们在阳光下挥洒汗水,听着整齐有力的口号声,我们心里空落落的。曾经觉得难以忍受的训练之苦,此刻竟成了奢望。我们宁愿在烈日下晒得脱皮,累得瘫倒,也不愿做个只能鼓掌的“局外人”。

生活里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。楼下开早餐厅的一对老人,每天凌晨三点就得起床揉面、熬粥。冬天的清晨,寒气刺骨,他们的手被冷水冻得通红,脸上却始终挂着笑容。有人劝他们:“这么辛苦,别干了,享享清福吧!”他们总是摆摆手:“干了几十年,闲下来才难受,看着客人吃得开心,我们心里就踏实!”

不想吃苦是人之常情,然而有些苦吃在嘴里甜在心里。爸爸妈妈带孩子苦不?从孩子呱呱坠地起,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大,几乎寸步不离,好不容易上学了还得忙着接送、辅导。但是我相信父母们都是痛并快乐着,嘴上说累,其实心里满满的喜悦。

乡下的父母身体欠佳,我们屡次请他们进城同住,嘱咐别再操劳。可他们哪里闲得住?依旧扛起锄头侍弄菜畦……劳碌早已刻入骨血,骤然停下,反会手足无措,甚至周身不适。他们那长满厚茧的手,如树的年轮般,无声地记录着土地与生命之间绵长深沉的对话。他们的苦,早已悄然化作了土地里青菜的鲜嫩,竹笋的清甜。

是啊,人生有些苦,尝起来是涩的,回味却是甜的。吃苦,是一种经历,更是一种财富。那些正在吃苦的人,或许会抱怨、会吐槽,但真要让他们放下“苦差事”,心里反而空落落的。因为,在吃苦的过程中,我们收获的不仅是成果,还有成长的满足感、被需要的幸福感。苦与甜常如影相随,有时,吃苦不仅是一种资本,一种幸福,更道出了“吃不着苦的苦,比吃苦的苦更苦”的深邃体验。许多生命中的苦楚,经过岁月沉淀,反能酿出回甘的芬芳。



(CFP 图)

街市灯火淌成河,一家全黑装修格调的咖啡酒吧却社恐般地挨在一处僻静的街巷口。屋内的灯光那般微弱,衬得吧台后的那个身影好似融于静谧孤独夜色中。

推门而入,我终于将那个身影看得清晰了。黑色花衬衫,一束长马尾垂在牛仔帽后,乍看带着点离经叛道的锐气。没错,这位年轻的调酒师,确是我的学生小南。听见我唤他,他猛地抬头,眼里炸开惊喜,笑容还是那般纯澈温暖。

我好奇他如何与调酒结了缘,他挠挠头,有点不好意思:“第一次看到调酒师晃酒壶的样子,就着了迷,偷偷学了一阵子,便萌生了当调酒师的念头,只是一直不敢

小城调酒师

□郑艳艳

跟父母说。”后来他去当兵,梦想暂时封存。退伍后,他一头扎进酒吧当学徒,洗无数的杯子,研究不同款鸡尾酒的配方,练习摇酒累到胳膊抬不起来。他自嘲道,第一次调的酒简直惨不忍睹,他特意拍了照,留着当“成长纪念”。

我点了一杯“似花亦非花”,诗意的酒单,一看就是小南的风格。

“OK!”他打了个响指,转身娴熟地将苹果切成均匀的薄片,用捣棒将剥好的葡萄打成汁。他手持勺子搅动玻璃杯里晶莹剔透的冰块,手法优雅地通过双头量酒器将淡青色、琥珀色、紫色的液体依次注入杯中。“再加点破碎的小青柠,口感更佳。”话音落下,这一杯泛着细碎白汽的液体,便被收进三段式摇酒壶。

“啪!啪!”他扣好摇酒壶的顶盖,双手握住酒壶两端,不断来回地晃动。酒壶在空中呼呼作响,冰块碰撞的脆响混着低低的爵士乐,小南的脸因专注和使力微微泛红。片刻后,一杯点缀着翠



会扛不住的。他乐呵呵地说,他每天都会起来吃早饭,后面再补个午觉,把生物钟一点点掰平衡。

每一个成年人都非常需要治愈。我想问他调过这么多酒,治愈过多少人,是否也治愈了自己?但我忍住没开口。我们都很清楚,心灵的伤痛绝对不是靠一杯来自某个特定地域的咖啡,或者一杯造型别致、口感奇特的鸡尾酒就能治愈的。

客人纷至沓来,我退到卡座,小南则和着音乐的节奏轻轻地摇晃身体,开始调着下一杯“破春”,下一杯“似花亦非花”……

我听着顾客的惊叹,听着他与这群年轻人偶尔夹杂着英文、法文词汇的交谈,不禁眼眶一热。我明白,哪怕他此刻表现得多么热情多么快乐,他的内心一直都在渴望,渴望被家人“看见”——看见他调的酒里有星光,看见他看似“不务正业”的价值所在、心之所向。

发呆

□白水

发呆时,身边最好没人。那份捶胸顿足的悔意,来得不算早,想起来却足以让头盖骨生疼。

那天外出回来,从地下室进电梯时,只有我们夫妻两人。电梯上升的嗡鸣里,我那“内助大人”正翻着手机里的购物网,指尖在屏幕上滑得飞快。突然一阵轻微的震颤,电梯刚升至一楼又停下,门向两侧滑开的瞬间,晚风裹着花香涌了进来。

一个妙龄女子走了进来,她像是刚从晚宴回来,发髻规整地挽在脑后,几缕碎发垂在颈侧,被电梯顶灯照得泛出柔和的光。最惹眼的是那双眼睛,眼尾微微上挑,瞳仁像浸在水里的黑曜石;她的睫毛很长,眨眼时像蝶翼扫过湖面,细得能数清每一缕涟漪的纹路;嘴角还含着软乎乎的笑意,像刚从方才未完的笑谈里漫出来,似乎需要更多的时间,才来得及全部收回去。

还没来得及及看第二眼时,就听到旁边传来一声绵绵渺渺却掷地有声的咳嗽声。

我回头一看,我那内助什么时候竟然不滑手机了!咳嗽声后,电梯陷入死寂的沉默。那女人在七楼走出电梯,高跟鞋敲击瓷砖地面的声音渐行渐远。

到家后,我站在阳台看着万家灯火出神,楼下的马路仍不知疲惫地输送车流,橘黄色的车灯连成两条流动的河。晚风掀起衬衫下摆,忽然就发起呆来——想起小时候在乡下,躺在谷堆上看云飘过,看倦了就数电线杆,数着数着睡意就漫了上来。那时的时间多慢啊,慢得能听见阳光掠过草地和水面的声音。

“怎么,还在想?”身后冷不丁传来声音,我吓得一哆嗦。

内助大人抱着手臂站在玻璃门后,月光在她脸上雕刻线条,她的眼里像是写着“坦白从宽”四个大字。我这才后知后觉地慌了:她准是以为我还在回味刚才电梯里的惊鸿一瞥。这事是解释不清的,我只好把“下不为例”的表情缓和地呈现到位置。

麻辣烫

牌,像在看什么,又像什么都没看,活脱脱一群“人形雕塑”。有人对着手机黑屏发呆,映出自己模糊的脸;有人盯着咖啡杯里的漩涡,直到涟漪荡尽;还有人在超市货架前驻足,望着一排排罐头出神,仿佛在比较哪种牌子的商品更合心意,抑或是在破译那些沉默无言的各种配料。

每个人都因各种缘由发过呆,有时候我甚至会想,天上的月亮也需要发呆,或许为昨夜掠过的流星,或许在数人间的灯火,或许只是不想让人们看见它,只是单纯地想藏起来。

若是哪天看到有人对着空气发呆,不必惊讶,也不要惊扰,成年人的世界,发呆也是过日子所需的“精神维生素”。他们或是在整理思绪,或是在与自己对话,又或许,只是需要片刻无意识的空白,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出一段若有若无的朦胧距离。

女儿的马尔济斯犬

□蔡育姬

极致深情。每天下午女儿下班,脚步声刚出电梯,cotta就能精确地捕捉到。它一扫慵懒的状态,站得笔直,小脑袋伸得长长的,眼睛紧盯房门。门一开,一团白影飞快地冲过去,绕着女儿转圈圈,尾巴摇得像朵盛开的白芙蓉。这样忠诚的守候与纯粹的爱意足以消弭所有的疲惫,无怪乎有作家说:“狗是地球上唯一爱你胜过爱自己的生物。”

当我和cotta渐渐熟悉、取得它的信任之后,便接管了料理它生活的任务。早餐后,它进入专属洗手间解决它的“狗生大事”,我把鸡胸肉冻干放在手心作为奖励,它用粉嫩的小舌头一卷,优雅而愉快地咀嚼起来。它还动起了小心思——装模作样地二次如厕,然后眼巴巴地望着我,似乎在说:“再给我一次奖励吧!”

公寓楼顶有宠物花园,供小狗们撒欢和社交。晚饭后,我们经常带着cotta到楼顶感受迟迟不愿离场的落日。夕阳余晖里,我们和它一起奔跑,它跑啊跳啊,像一

团白绒球,一会儿抛到这,一会儿抛到那。它蹦起来时活脱脱一只小白兔,耳朵一颤一颤的,尾巴快活地摇成了小螺旋。

别看马尔济斯犬体型娇小,却对主人有着强烈的保护意识。我发现每当女儿躺在沙发上时,cotta都会悄悄走上去,背对着她静静地坐着。女儿告诉我,小狗这样的姿势是在保护主人,因为它觉得自己的背部最有安全感,能给予主人最大的保护。最让我感动于它的守护之心的是每次外出遇到大狗狗时,它不顾自己是装在袋子里的小狗,也没有意识到体型和力量上的悬殊,总是呈现保护主人的姿态。

cotta简直是社交明星。无论是电梯里、地铁上,或是大街上、公园里,不时有友好地惊呼:“好可爱呀!”甚而停下脚步和它拍照,浓浓的爱意扑面而来。不少人喜欢小狗,他们觉得小狗不仅是宠物,也是家庭的一员,彼此陪伴,给予温暖。许多作家还将小狗视为写作的灵感缪斯。诺

贝尔文学奖得主斯坦贝克曾养过一只名叫“查理”的贵宾犬,他开着皮卡车,带着查理进行了一场环游旅行,这场旅程还诞生了一本著名的旅行文学作品。著名作家弗吉尼亚·伍尔夫则为一只名叫“平卡”的西班牙小猎犬写了一本传记。村上春树养过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犬,他们常常一起散步、旅行。

cotta极为安静,不拆家,喜欢与人交流互动。每当我靠在沙发上看书,它都静静地趴在一旁。我拍拍身边的位置,它便乖巧地走过来,将脑袋枕在我的手臂上,陪着我看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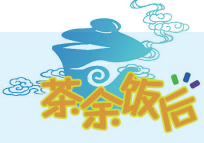
离开的前一天,我准备进行一次大扫除。当我在卧室、客厅、餐厅和卫生间之间来回走动时,惊讶地发现cotta就像一个粘人的孩子一样紧紧地跟着我,唯恐我离开它的视线。难道它有预感吗?预感我要回家、要离开它了吗?突然,我也变得伤感起来,原来,生命的互动可以如此纯粹与温情。



“妈,你回去这两天,cotta情绪很低落,趴在沙发上都不爱动,可能是想你了。”看到女儿的微信留言,鼻子酸酸的,我又何尝不是呢!在女儿那儿住了一个月,和女儿养的马尔济斯犬cotta朝夕相处,一分开,已然有了想念。

cotta的体重还不到两公斤,娇小玲珑,可爱极了。既像一捧洁白无瑕的新雪,又像一小团纤柔轻盈的云朵。女儿说,见到它的第一眼就想到了白色的新鲜芝士,绵柔细腻,清爽可口,遂有了“cotta”这个名字。为了好打理,女儿把它丝绒般的长长毛发剪短,令它多了几分甜美和俏皮,尤其是那双眼睛,黑曜石般明亮,眼神纯净。我喜欢一遍遍地问它:“你的眼睛怎么这么美呢?”

cotta有四个造型不一的小窝,分别放在卧室、客厅、餐厅和卫生间,女儿在哪,它就跟到哪,然后静静地趴在那。女儿一走动,它那缱绻依恋的目光就随之移动,生动地具象化了“我的眼里只有你”的



动物园

一位妇女抱着小孩站在某办事服务窗口前,那小孩一边吃着面包卷,一边撕了一小块面包卷从窗口塞给工作人员。工作人员微笑着摇了摇头:“小朋友乖,别这样。”

妇女忙说:“对不起,孩子刚去过动物园。”

愿望

昨晚和几位成功人士一桌吃饭,我问:你们理想的生活是什么?

其中一人说:“等再奋斗几年,就回农村,住进农家院,养鸡鸭鹅狗猪,种点花草,春天挖野菜,夏天钓鱼……没事的时候约几个朋友话仙……”

回家后我琢磨半天,原来他的理想,就是我现在的生活啊。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